

隆興府學先生祠記

朱熹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書來語其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于今而學者始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遊宦所歷皆有祠於學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猶未有所祠奉灝也既於府學敬立之且奉程氏一先生以配焉又將

竊取其書曰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
以說也吾子蓋嘗見為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
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
其有以發也某謝不敏而黃君請之不置某
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
謂無其志者矧以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
敢而不為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為
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

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其實不離乎
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
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
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
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
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
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
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

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
陰陽五行造化之曠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
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
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
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易此
哉顧孟氏旣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
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
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

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
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學者
始知聖賢相傳之實乃出於此有以用其力
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
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旣立其祠以及於程氏
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
心而無疑矣而猶若待乎某之言者豈將以
是輔其說而又其傳邪旣不得辭乃叙其事

而并書是語以復焉書君幸以為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於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年月日記

南昌縣先生祠記

李燾

嘉定六年吏部郎趙公某以計使攝隆興府事南昌宰史君沂一日來言曰昔濂溪先生

先生長於斯其德學之高妙論著之精深則沂罔敢知惟吏部開禧間之辱宰是邑也常屬故廣西楮公方記題名其間載濂溪左丞稱先生語以謂茂叔周公知南昌辱甚於弊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懷恐不獨以得罪為憂又以汙善政為耻江之西九十餘邑如公比者無一二焉夫政事最於一路而民以汙善政為耻此豈徒政之所能與者其必有道

矣是宜祠公懽然曰是固昔者有意而不克就者也子實獲乎吾心吾何幸由子以畢吾事乃捐金錢材木以成其役出縣中門若干步西行又若干步有地直平在縣社之東前池可蓮遠有嘉木瓊瑤史君於是穆卜曰惟茲食乃築堂其上未幾以訖功告十有二月既望公率羣吏祠焉堂宇齊明貌象端肅邦人顧瞻起敬分胙與祭者於雙松亭語史

君曰孰記之史君以燔對燔爲吏曷敢以多辭然聞諸議于列者曰公之有事乎此其盛舉也非直爲觀美者表賢善公之道於是乎在然不能無疑往者郡嘗建是祠于學矣以黃公灑尸其事以朱文公記其成以劉公清之書其刻皆一時名流相與發揮標揭今記文太極二五之訓仁義中正之訓不磨也自淳熙六年冬十月丁亥至于今三十有餘年

矣俗化漸濡若無其甚異於疇昔何居燔旋思
而得其說周子之學明通公溥有以接孔孟
千載不傳之緒以程伯子卓絕之資密有契
於吟風弄月之際而好獵之習必至於久而
後革潛隱之弊亦至於革而後驗下乎此者
勉思企及夫豈易然也哉志伊尹之志學顏
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
名論善俗之效盡於此乎觀之初黃公灑之

職教是邦也燔為諸生士習莫之適從也日
以不免於戾為憂去學未數年有舊為學職
而寧以去官辯衡陽太守獄事之誣者有年
踰疆仕而寧甘為西山奉祠終焉之計者有
才動權臣而寧以疾辭老於蜀郡之守者比
年以來一二後學尤能自變以之道或沉迷
選調三十餘年而班行之招不苟就或疆敏
吏事可銳於進而外移之請有不屑或居官

有執而退棲窮巷名不達於郡邑或生長闕
闡而屏居荒山身自力於耕鑿曾若於人所
愛者之富貴與天地間之至富至貴具知所先
後輕重者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周
子所謂剛善者庶其近之然此特燔所與知
者耳其修於身理於家有士君子之行深藏
而不耀者又不知其幾也曾謂有其事而無
其功乎或曰諾敢識此以俟及賢希聖者出

而彰公及史君表賢善俗之烈云七年正月
日記

合州先生祠記

何預

台有僉舊矣與比歲朔於他郡植異溥熙七
年冬預始承乏公餘訪古覽江山之勝瞻漢
陽遺像誦少陵江樓詩句求其故實則不可
得矣於是摩挲題名石刻考前人名氏有殿
中丞周其姓光宗廟諱實其名者髮髯埃塵間嗚

呼此濂溪茂叔先生也胡為乎來哉按太常
博士朱昶約記其始至也以嘉祐改元十一
月十日迨其去寔是五年六月初九日本末詳
具信如此獨未有表出之者又得閩中恭敏
蒲公墓碣銘知行治加詳先生春陵人後避
厚陵邸諱更博顧其為政於此州也一郡之
事未經君手吏不敢決筮下之民不肯從恭
敏舟艤漑下一見異之退而嘆曰世有斯人

與遂以女弟妻之初調南安獄掾轉運使以
權利變具獄君爭不可投告身欲去使者斂
手聽之熙寧初用正獻呂公薦擢廣東路轉
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晚以疾旬分司築室
廬山下有溪流其旁號濂溪惟先生以一誠
極性理之妙躬行日用粹然一出於正為道
學之宗程太中珦倅南安視其氣貌非常人
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為友立朝每遷授輒一

薦之其子明道伊川幼受業焉先生令尋顏
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明道遂弃科舉從之
嘗曰自吾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幾與浴沂
同意二程以斯文唱諸儒至今河南之傳蒲海
內其淵源實濫觴于此清獻趙公自爲天下
士文忠蘇公以全德名之黃太史謂人品甚
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雅意丘壑有通書
太極圖行于世悠然遐想如在其上預揭來

踵英躅於自有一十五年後顧在後死其得
嘿亡以傳解東偏有齋孤峯出其前三江合
流其下煙波渺瀰雲林杳靄清絕可愛乃放
禮殿故事即其章服肖象壁間以全德榜其
額道德之空堂堂岌岌凜乎如奉杖履其側
吁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不待書而傳之臣
志晚學歸敬之意且以永邦人無窮之思又
繫之以辭曰瑞應之山兮蒼蒼蒼金沙之水兮

茫茫凜清風兮不二日月兮爭光宵一去兮
何之四方上下兮莫余追孔顏與歸兮伊傳
自視揮斤八極兮孰知所止駟玉虬兮佩飛
霞溘埃風兮天一涯懷舊遊兮眷眷山空月
明杖履往來兮余顧不可得而見莽煙雲兮
思渺然睽厥容兮瞻在前邦人是思兮千萬
年淳熙癸卯正月朔承議郎宜就差僉書合
州軍州判官廳公事唐安何預記

合州建先生祠記

魏了翁

濂溪先生周子嘗仕于合陽予奉使東川日
嘗爲周程三子易名先帝下其奏奉常謚周
子曰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制書頒二氏予
孫予旣奉行惟恪謹飭郡將買田以備蒸嘗
連帥永嘉曹叔遠嗣贊成事屬予記之未果
也厥十有五年返自南遷起家守瀘合土稅
申之持張宗範養心亭題說諭予曰朱文公

註通書附錄首載此篇今春官貳卿度正每
以爲恨曰宗範吾州人也而郡棄放失於是
蒐求之累歲始得石刻于地中凡一百七十
年而遺跡儼存殆非偶然也周子故有繪象
于學西偏地下瀕江屢圯于水鄉進士羅良
十餘人嘗以告予爲移書太府少卿安矣仲
得官屋于州岡前挹巴嶽諸巖峯而涪漢二水
匯其下若天作地藏以待今日者扁曰瑞應

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又以餘
法用即張氏故址爲養心堂以館學徒又捐
錢千萬以廣桑盛之田是田也自夫子倡之
今諸生之廩稍亦云備矣子也昔嘗有諾于
曹度兩卿盡踐言焉予嘗考周子以慶曆四
年司理南安年方三十程大夫珦謂其知道
時二程年方十五六遣從之游迨嘉祐五年
僉書合州判官年方四十宗範又從之今紬

釋其養心說大抵與通書聖學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臻斯理者蓋鮮嗚呼何三子之立志不亢而聞道甚早與夫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以極於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乎溥豈有一毫之私間之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善欲立欲達莫

非即欲以求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即其所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於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然後為至是理也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而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為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於季康子於由求於申

張曷嘗以其欲為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
極其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
情嗚呼學者又當以是求之則養心之說備
矣姑識其說與學者商之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黃榦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
妙為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
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

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
以慾昏性以情繫鄒之不可離者格亡茅塞
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
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
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
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夫天命之
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
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

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
既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
利談經者溺訓詁士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
天理湮晦雖閔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
歸者也 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
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振於理鴻儒碩士彬彬
輩出上擬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磨積
累斯道之文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

師傳洞見道體推元極六極以明陰陽之本
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
入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周子以
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
出而微詞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
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
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

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能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所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至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爲鄂州教授而其適分符於

潯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弟以其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來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其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

永州州學先生祠記

張栻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
廼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日借
通判州事贛上曾公迪詣郡學顧謂諸生曰
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辱居之如
本朝范忠宣公范內翰公鄒侍郎公皆旣建
祠于學宮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
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爲重道崇德

示教之意乎於是教授廬陵劉安世率諸生
造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
判武岡人陽方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
于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零陵宰歷陽高祈
董其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楯周密旣成屬
栻爲記栻以晚生屢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
其意先生諱惇頤字茂叔春陵人歷官凡六
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

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臨力行其志晚
以病丐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
曰濂故號濂溪先生弒嘗聞程公太中倅南
安先生爲獄掾太中公視其氣貌非常入與
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
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
志伊川年十二三亦受業焉惟二程先生唱
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

述帝王治化之源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
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
實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
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噫
以此示人亦可謂深切矣後之登斯祠者觀
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真
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子之所樂者矣
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庚寅右承務郎賜緋

魚袋張弼記

永州倅廳拙堂記

曾幾

余兄子迪丞零陵郡名其堂曰拙以書來告曰叔父幸爲迪記之問其所以名曰昔濂溪周先生之倅是邦也實作拙賦迪無他技能庶幾乎先生之拙故名余曰古之人自以爲拙者多矣潘岳閑居賦柳宗元乞巧文極言人巧而已拙然岳諂事曹謚乾沒不已宗元

附王叔文韋執誼規權逐私察其實與司馬安何以異顏魯公拙於生事舉家食粥者數月陽道州催科政拙自考下下此真拙者也余聞濂溪章黃魯直之論濂溪曰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榮整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其自爲謀誠拙矣二程先生一世師表而問學淵源實自濂溪出工於道乃如是當世名卿大夫

如清獻趙公東坡先生余外氏孔公父子皆
推尊之惟其實也今汝之名是堂也將由拙
以入於道真有志者不然雖文如潘安仁柳
子厚適足以自欺耳循名而務實尚勉之哉
迪於是書諸石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
灑川曾幾記

附曾迪拙堂留題云迪爲兒童時先公尚
書嘗以外祖孔公司封郎中邵州新遷學

記及舅氏舍人奈濂溪先生文示迪令熟
讀之他日過庭請曰司封舍人父子天下
偉人也不妄許可敢問先生何如人也先
公整冠肅容而言曰此清獻趙公正獻呂
公之賓客而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所從問
學者也小子志之先公旣没十有四年而
迪以紹興丁未來倅零陵適繼先生遺躅
於九十二年之後暇日得清獻詩於廳事

壁間已而得釋菜祝文于邵又得通書太極圖拙賦與夫墓銘於先生之家嗚呼先生得聖人不傳之道簡易純粹為一代諸儒倡將使學者心得之是豈可求之言語文字之外徃徃茫然不知所從入或至於白首紛如者有之甚可哀也迪既刊先生之文以廣其傳又以先生事實及諸公詩文附其後將與同志共進此道其庶幾乎

不墜先公之訓云紹興戊寅上元日贛川曾迪謹書

邵州增闢舊學記

張栻

慶曆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是時亦為學以應詔旨而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庠卑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惇頤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竦然乃度高明之

地遷于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者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具存可考惟侯鳴鳴絕學于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自之餘年而其間興壞之不常甚至於徇尋常利便之說徒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本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知

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州學教授陳伯震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黃侯洵聞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即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臺榭相望下至庫庖漏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來請記拭以爲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攷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

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
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
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
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
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
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歌詠誦讀之
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
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

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
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
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
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
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
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
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
爲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官而周先生

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
士者游於其間盡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
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
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
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夫義利
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
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
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而胡

侯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爲虛設矣學故有二
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延之之
文蓋爲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
夷胡子宏之文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
學者爲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世不敏
今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是榮且愧
云海熙元年三月癸巳記

邵州重復舊學記

揚萬里

庠於黨寧於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來古矣
邵諸侯國也緊學猶無慶曆聞天子有詔乃
克有造自某侯始也然草創之初相宅不諦
誕宣龔淑獄左庠方用遷于公門之外東南
其地乃惟亢爽自濂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
餘年興壞靡常陰陽者流實汨陳之易置他
所既易而復自胡侯華公始也地則復矣而
庠閣塞門峻級塞塗非其舊也礮峻而夷徹

敵而通繩迂而直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席
之堂或造或因祭門直廬從祀之廡肄業之
齋庖漏垣墉皆一新之於是盡復濂溪之舊
自今黃侯沃始也經始乎去年冬十有二月
一日竣事于今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與治
中陳公歧郡博士留君祺率諸生釋菜於先
聖先師退走書事請記其役萬里復于侯曰
侯之再復學官以還濂溪先生之舊將止於

復其宇以還其所遷之舊地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乎如其止於復其宇遷其地而已也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如不止於斯而已也其為萬里論邵之學者曰蓋以其所以遷遷于善以其所以復復其性上也安其遷毋易其地省其復毋墮其宇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戒陰陽家者流之不禁無次也是役也規之者留君董之者法曹張球佐其費者新柳州巡

韓蕭楹進士蕭文蔚云慶元丙辰四月四日中大夫煥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萬里記

希濂堂記

楊萬里

余謝病免歸僂卧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故人邵陽史君潘侯壽獨不我數千里遣騎蹟明移書請曰邵故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世統稽壁記

不書爰諏故老皆無在者壽欲求其學道愛
人之遺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興嗣謂
其爲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於吾心迺即治
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爲堂命曰希濂聽
訟於斯讀書於斯退食游息於斯晦菴先生
聞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
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
之政漫漶以干譽者也余於此當深有發矣

因爲壽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老先生稍微
之意微潘公疇能發之微晦菴疇能領之微
先生疇宜記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
苛似精謫似密刻似嚴弛似恕皆非也去其
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者矣抑侯請大之老
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也希
濂希其四也蓋充其四以上達其二乎充其
四達其二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之大乎

哉余聞侯之爲郡其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
而民畏大丞相益國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
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紹熙甲寅九月晦誠
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

附傳伯松希濂說 伯松年未弱冠誦濂
溪先生愛蓮說未嘗不起其敬以謂出於
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
不枝真花之君子也薄宦蹭蹬歲在庚午

季秋之月適叨邵陵之麾偶睹郡治東偏
壁間留字乃前守潘君壽貽書廬陵楊公
求記之語始知治平中先生因倅永來攝
事政尚精密嚴怒潘竊希之遂作希濂堂
揚實爲之記伯松於是又得先生治政之
要倅侗顛蒙之人乃亦濫吹于此承宣之
始深有開發益欽慕焉繼問其堂則今瑞
粟而希濂之名泯矣壁題旣以攝事不載

微揚公一記則未易可考嗟乎先賢業履
不為時俗所尚也如是一日造郡圃東一
隅見敗屋數椽廢沼一區人指以為先生
愛蓮之地遐思先生當時獨美之意詠想
先生同予何人之語欣玩移晷有意增葺
却以希濂名揭之庶幾賢者遺風復有作
矣臨蒞之際則精安嚴恕之為貴閑暇之
時則香清淨植之為貴不猶愈於蘇州燕
濂說附于諸賢法言之末云

邵州二先生祠記

江立叔

治平四年濂溪周先生以永州別駕攝邵事
遷潭州城之東南隅厥後更新易故興廢不
常乾道八年太守胡公彙公廼即治平舊基
以建公學闢東廡繪先生之像而祠之後七
年汪侯恪來蒞郡政謁先生之祠喟然而歎

曰曰與民沒聖學未明亦有餘載先生獨心得之其家著書發明闡顯河南二程先生親傳其學後世學者得以與聞斯道繫誰之功歟盛德之容億世瞻仰與學校相爲立窮可也今祠宇庠隘若是豈所以尊崇前哲之意哉乃易置其祠于講堂之西又以無垢先生張公亦嘗守此邦學之源流出於伊洛因合祠於先生之堂既歲事諸生感曰厥今郡縣

之政率以治財賦班獄訟爲急至於化民成俗之本例以迂緩不切視之汪侯之來首明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盛舉也願記之以詒來者立叔職在學官其敢以辭鄙議溥爲解鷄惟汪侯之意蓋欲學校之士知所瞻敬退致其遺言往行以講明爲學之道肯廟學之成灑溪先生行釋菜禮告于先聖有曰儒衣冠學道業者刻室於廟中朝夕目

瞻睭容以慕至德日躡月積幾於顏氏子者
有之其所以望於學者固不少夫人之所以
與道相違入於勝而天理滅也學者之學功
問而近思精義以教用窮則行之家行之鄉
黨以盡夫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達則推
之國推之天下以求盡夫教君澤民之事業
顏子問仁聖人告以克己復禮及問為邦則
告以四代之禮樂此聖人所欲措之天下等

百世而莫之違也誠使得時與位則其成事
功為之美無難焉元生以顏子之學望學者
安可不尊其所聞以力致於高明之域耶無
始先生兩冠多士之選公卿之位可以歲月
致不屈於權臣續棄不用而不悔非知所輕
重者能之乎此皆學者之所宜知立叔平日
願望恐其未能也故述之此邦之人士使
知汪溪所以教之之意而自勉焉淳熙七年

三月既望由功鄖州學教授江正叔記并書

鄖州特祀先生祠記

朱熹

鄖州太守東陽潘傑書以書來曰郡學故有
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熙寧四年先生以零
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自爲蜀其友孔公
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較道八年乃
還故廡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旣又以故
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

侑焉於今蓋有年矣壽之始至首稽祀輿竊
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
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
則或僅得其髣髴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
若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
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公歲仲春釋奠于先
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香豆焉以吾子之嘗
講於學也敢謁一詞以誌之使來者有考而

無疑也喜發幽三復爲之喟然而歎曰其矣
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是舜以至於孔孟上
下二千餘年之聞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
以至于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
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
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爲老子釋氏者幾希矣
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潘氏於此乃獨深察而
致謹焉道之明也儻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

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
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
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
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史
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
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
極則又無所依摺而重以病夫先生故喜嘗
欲接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禾脚之比以

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令於潘侯
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叙其事而併附此
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既足以
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足之志也
耶紹興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善真記

寶應府先生祠記

魏了翁

寶慶府府學教授梁君士英遺了翁書曰自
治平四年周公先生遷郡學于牙門之東陬

紹興二十有五年又遷之柙霄廢宮既遠久
年復其舊而奉先生之祀以張公九成侑紹
興四年又更以特祀嘉祐二十有三年遷學于
少城之西舊址荒蕪不治先生之祠雖寓新
學而僅實諸堂禮士英請于趙侯善真以舊
址隸學請于本侯大謙即其地而祠先生自
守貳僚佐鄉之薦紳章布各捐金以漬于成
始紹定二年之冬訖明年之夏凡爲堂四楹

祠居其一東西又爲齋廬以翼之士英謂是
不可無記也以惟子也請翁雖不佞而於
先哲言行槩乎有聞且學之始建而用幣于
先聖先師者先生之文也記學之改作者五
峯胡子也記學之復故者宣公張子也記先
生之特祠者文公朱子也四子之文曰星垂
而江河流也而奚以尚之敢辭梁君又曰先
生之沒百五十年未有所易名乎爲之請學

遠邇道皆先生故里也子爲之記其祠郡國
之祀先生子之記亦多矣而奚獨遺是哉了
翁曰非敢遺也而難爲言也雖然請爲誦先
生之言而申三子之撰可乎蓋自孔孟氏以
來爲五百年者三矣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
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
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
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

知陰陽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易圖而劈析之一程先生親得其傳道曰以意追胡子朱子張子推行究極亦幾於無餘蘊矣然而論說益明適以爲藻飾詞辯之資真流傳益廣適以爲給取聲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貴之身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祿非先生所以望於後人

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沒傳之者不能無失流爲老釋而世莫之悟也嗚呼邵居重湖之南地阻且右而先生之遺風餘化三子之格言精義洋洋乎斯人之耳目使爲士者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則將有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己者予無所措其詞請以是識諸石

紹定三年秋九月辛丑臨邛魏了翁記并書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一